

揮
麈
錄

揮麈後錄卷之七

頁六

汝

陰

王

明清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

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

官六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錄 御書閣名或傳蔡元度爲請 祐陵書以賜王荆公家未詳也次道所紀碑名之後韓忠獻曰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曾宣靖曰 兩朝顧命定策亞勳富文忠曰顯忠尚德司馬文正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直高武烈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高康王曰克勤敏

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溫靖曰純亮范忠宣曰
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德姚兕曰世濟忠武
趙隆曰旌忠馮文簡曰吉德王文恭曰元豐治定
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策勲臣折可適
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長卿曰褒功顯德
秦敏學曰清德啓慶御書閣名王文公曰文謨
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度曰元儒亨會吳軫
老曰勲賢梁才父曰耆英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
正父曰安民定功運興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
秦會之曰決策和戎精忠全德鄭達天云勲賢承
訓何伯通云嘉會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

曰賢弼亮功鄧子常曰世濟忠嘉曰蒙亨曰醇儒
王黼曰得賢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緇
衣美慶朱勔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俅曰風雲慶
會秦會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
真翁曰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荊公于鍾山臨別贈言云
立德廣量行惠非特爲兩公別後之戒安石亦終
身所行之者也先祖去以其所見前二語則相公
誠允蹈之但末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青苗免役
真之法于天下未審如何公默然不應

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荊公讀之去此

韓白優劣論尔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何如
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携呈東
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法東坡一

同

覽喜曰誠哉是言擢寘魁等後拆封迺劉夬無言也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
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
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
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
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
頌之曰假君子手爲子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
並墨榮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說之請公書是頌

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頽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坡書著之于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爲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携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

衣裝華煥李之子燾甚然悉皆絃誦如流左右共
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俱令器它時未
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趨走之才耳子約
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人爲郎彌綸彌大彌
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浚止於閣門祗候果如夫

三
人之言

老親云

陳城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師
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取虛
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川曰足
下塗抹城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當柰
何况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輕即呼通判

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虛中
曰此亦甚易君可使城之前判如故即便釋吏矣
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已之改字以呈虛中虛中
遂貫之虛中能以理服師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于郊
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是時
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已與諸
君步廊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
群神逞威之際而其下趨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
笑以指示羣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勝負未分
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揚康功使高麗別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不
荅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爲置一口不
久康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元度甚
豐它人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當僕之度
海也諸公悉以謂沒於巨浸不復以見屬獨元度
之心猶冀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意耳

韓簡伯去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以

限往來久而傾圯民佃以爲浮屋元祐中方達源

爲御史建言乞重脩短垣護其堤岸疏入報可遂

免滄溺之患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壻多與蘇

黃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載於此臣聞爲治先務

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不獲若
已推而納於溝中昔者子產用車以濟涉未若大
禹思溺者之由已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實
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無數今汴堤修築堅
全且無車牛寧淖故途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
迅急墜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牆爲之限隔以防
行人足跌乘馬驚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
舟人維纜之便然後無殞溺之虞此來短牆多隳
而依岸民廬皆蓋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
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
河者果於短牆隳圯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殞溺

者蓋由短牆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
故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汭汭南北兩
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汭岸令河清兵士並
流修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缺不
得過二尺或有圯毀即時循補其因裝卸官物權
暫拆動者候畢即日完築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徹
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檢察令天下
皆知 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聖時之仁術
也達源生三子元脩字時敏元若允迪元槩道縱
皆有才名于宣政間允迪嘗爲少蓬世以爲陰德
之感時敏之子即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
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
史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
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
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
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
不在徒二年以下

張唐佐云

建中初魯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文
士與文肅啓略去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
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
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於蔡氏

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皇

老親
米元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膳沙粥時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適令於市中貨膳沙餽檐中買來取其穰入粥中故耳子厚**皇**賞歎云它日轉運使才也其後空青仕宦果數歷輸輓石豫者寧陵人外憊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閭寺姓名遂達于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宇再竄昭州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碑皆其

疏也當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克後五十年其子

烏躬義爲廣東提刑坐贓黥隸柳州

毛澤民受和曾文肅擢賓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漸不能

烏舉首 吳傳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不暇

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
寧開啓待貫之來父之方至昂問之曰太尉何來
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
欲據鞍忽盤旋庭中甚父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
騾雄也雌耶貫對曰雄者也昂曰既爾難柰何不
若闔之貫雖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

貫卒致遷責

陸務觀云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
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鈞黨先徙是郡太
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
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

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
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
過爲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
隨蓋爲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郭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點
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已高昌庸謝良弼名
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廼任伯後爲參知政
事無已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也趙高子
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爲薦紳之榮耀焉
良弼顯道之弟也

曾國老

弼

宗寧中爲湖北提舉學事時王慶曾作學